四庫全書

子部

喻林卷六十九　　明　徐元太　撰

君道門九

取善

非本非標非微非煇壞非壞不高水非水不流嗚呼敬之哉倍本者槁汲冢周書文儆解

池水之溢由外灌焉鄭氏箋詩召旻

取於鑊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鄭氏註周禮天官內饔

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孟子盡心上

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前漢書梅福傳

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淮南子主術訓下

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王充論衡累害篇

棄金擗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錦紈於泥濘則見者驚咄抱朴子外篇廣譬

關雎興於鳥而為風之首美其摯而有別也鹿鳴興於獸而為雅之端嘉其得食而自呼也以夫鳥獸之醜苟有一善詩人歌詠以為美談矣況人之有善而可棄乎劉子適才

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絕足奔

放良樂之所急也文選孔融薦禰衡表

舜耕於歷山而交益陶於河濵而交禹太平御覽人事部交友四

丹涓有一言之善晉侯賜萬頃田辭而不受晉侯曰以此田易彼言也於子猶有所亡寡人猶有所得太平御覽治道部賞賜

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梁棟阿衡之材櫨柱楣椽之朴森然陳於目前大厦之器具矣太平御覽器物部斤

猶器之取水隨量多少唯穿底無當乃不受耳弘明集正誣論

兼收

苑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有漼千罪反者淵萑音丸葦淠淠音譬詩小雅小弁

楊園之道猗音倚于畝丘詩小雅巷伯

汎汎然楊木之舟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俱浮水上以興當時君子用其文者又用其武者俱致在朝毛詩正義

菁菁者莪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左傳成公九年

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傳曰蔗蒯之菲也可以為屨明肋如菅並可代絲麻之

之春秋正義成公九年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

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纆牽長也戰國策秦昭襄王

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

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史記李斯傳

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史記李斯傳

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蜀志譙周傳

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臯陶振褐不仁者遠晉書

皇甫謐傳

莫用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用魚肉貴棄捐葱與𧅫莫用麻枲賤棄捐菅與蒯宋書樂三志

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梁書王暕傳

元天高朗尚假列星以助明洞庭淵湛猶藉衆流以增大莫不以孤照不詣其幽獨深未盡其廣魏書張彝傳

譬山祇之有嵩岱海若之有滄溟飾以涓塵不貽伊敗隋書禮儀一志

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隋書長孫平傳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管子形勢解

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管子樞言

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橈以成其崇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文子自然

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軸獨入衆輻皆棄

何近遠之能至文子上德

且合升勺龠合以登之斛廩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瑯琊之東渤澥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子華子晏子問黨

積往生跂工以為師積毒成藥工以為醫美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反命曰環流鶡冠子環流

物有其實而各有名謂若王良善御隷首善計彼物各自為用譬之耳目廢一不可故不為是非也公孫龍子指物論註

凡物親者少疎者多如一白之於衆色也故離白求馬黄黑皆至以白命馬衆色咸去懐柔之道亦猶此也公孫龍子白馬論註

白非黄黄非白五色相非分明矣君既私以待人人亦私以叛君寧肯應君命乎故守白命馬者非能致衆馬審矣公孫龍子白馬論註

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

曰門下有故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技能之士淮南子道應訓

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介掇之見青葱則拔之淮南子說山訓

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有愈於已淮南子說林訓

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衆精以為光聖人積聚衆善以為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聖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明所從生不可為源善所從出不可為端春秋繁露考功名

山林不讓椒桂以成其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鹽鐵論刺議

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說苑君道

樂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樂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樂食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樂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說苑君道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

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說苑尊賢

積針鏤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廪抍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說苑政理

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說苑正諫

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說苑

雜言

湧泉涓涓南流不絕卒為江海焦氏易林明夷之既濟

大匠無棄材船車用不均錐刀各異能何所獨卻前曹子

建當欲遊南山行

采蟲聲之善音贊愚人之偶得劉邵人物志林理

四聰廣闢則羲和納景萬仞虛已則行潦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庭燎之輝舉則奇士扣角抱朴子外篇博喻

規者所以法圓裁局則乖矩者所以象方製鏡必背輪者所以輾地入水則溺舟者所以涉川施陸必躓何者方圓殊形舟車異用也劉子文武

不以春日遲遲而毁羔裀秋露灑葉而剔笋席劉子文武

楚之市偷天下之大盗而能却齊軍雖使孫吳用兵彼必與之拒戰未肯有望風而退也晉之叔魚一國之佞邪也而能歸季孫雖使甘蘇騁説彼必與之較辨不至恐懾而逃還也大盜讒佞民之殫害無用之人也苟有一術猶能為國興利除害劉子適才

不没纖芥之善不掩螢爝之光劉子正賞

目高則無所不照耳下則無所不聞言人高其目則覩

德義之經聖人之道下其耳則聽芻蕘之言負薪之說揚子法言註問明篇

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文選曹植與楊德祖書

不棄菅蒯愛同絲麻文選任彥升讓吏部表

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文選任彥升薦士表

錄人一善則無棄人採材一用則無棄材意林魏子

必得崑山之玉而後寳則荆璞無夜光之美必須南國之珠而後珍則隋侯無明月之稱意林物理論

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藝文類聚裘

東海廣且深由卑下百川五岳雖髙大不逆垢與塵藝文類聚樂部樂府

譬由畎澮匪讓所以森致江河土壤同歸故能鬱成嵩岱藝文類聚職官部丞相碑

麻絲是蓄菅蒯靡遺藝文類聚職官部侍中表

凡人之為圃各植其所好焉好甘者植乎薺好苦者植乎荼好香者植乎蘭好辛者植乎蓼至於寡人之圃無不植也太平御覽資産部圃

大造乾坤闢深恩雨露垂鵾鵬既含養駑駘亦驅馳初學記職官部中書侍郎

亦如盛香篋受香無簡擇大寶積經卷七十六

天不厭於雲海不厭於水大寶積經卷九十五

譬如天雨一滴之水墮大海中其滴雖微終無減盡無盡

意菩薩
經卷九
如海呑流如山蘊寶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二
譬如大樹叢聚是名為林一一樹不名為林除一一樹
亦無林大智度論卷三
如一一縷不能制象一一水滴不能滿瓶多集則能百論卷上
守八

責實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禦寇

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禦盜乎曰可曰以正禦盜柰何頃閒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謂烏鵲不謂鵲也（戰國策楚考烈王）

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後漢書張衡列傳）

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魏志王昶傳

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亘聽也晉書傅咸傳

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為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

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晉書劉寔傳

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管子揆度

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窕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君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韓非子難二

令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

民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韓非子五蠹

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韓非子五蠹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韓非子六反

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别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韓非子六反

言不用而自文以為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為高世主眩

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韓非子六反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為能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說民此勸飯之說韓非子八說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為多與之其實

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韓非子外儲說左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羮以木為胾然至日晚必歸饟者塵飯塗羮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韓非子外儲說左

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韓非子內儲說上

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韓非子外儲說左

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鴈陸斷

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韓非子顯學

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悅譽以高賢而充以

早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此五者皆以牛為馬以馬為牛名不正也白之顧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邪呂氏春秋審分

因國以為身因臣以為心以臣言為聲以臣事為形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報於下響有清濁影有曲直響所報非一聲也影所應非一形也春秋繁露保位權

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儒者口能言治亂無

能以行之坐言不行則牧童兼烏獲之力逢須芭堯舜之德故使言而近則儒者何患於治亂而盲人何患於白黑哉鹽鐵論能言

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盜況尺乎夫事驗必若土田之張於野也則為私家寡矣若亂之墜於溥也則可信者解矣故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動則考行靜則考守申鑒時事

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

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准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潛夫論實貢

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惰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則吏怠傲而姦究興帝王不考功則直賢抑而巧偽勝潛夫論考績

曲木惡直繩重罰惡明證此羣臣所以樂惣猥而惡考功也潛夫論考績

夫劍不試則利鈍闇弓不試則勁撓誣鷹不試則巧拙惑馬不試則良駑疑此四者之有相紛也由不考試故

得然也今羣臣之不試也其禍非直止於誣闇疑惑而已又必致於怠慢之節焉設如家人有五子十孫父母不察精愞則懃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耗家業之道也父子兄弟一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羣臣惣猥治公事者哉潛夫論考績

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猶欲舍規矩而為方圓無舟楫而欲濟大水雖或云縱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潛夫論考績

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讙譁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鑒其事而試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 抱朴子外篇廣譬

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 文選曹植求自試表

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文選陸機演連珠

若乃背清議違是非雖堯不能一日以治審臧否詳賞罰故中主可以萬世安藝文類聚人部公平論

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之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乗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空辭則能勝於一國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藝文類聚獸部馬

末世人君之用人也貴耳聞之聰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明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口可道之言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

道德經四子集解

酬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毛詩彤弓

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禮記檀弓下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禮記郊特牲

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

山爾河海潤于千里公羊僖公三十一年

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孟子滕文公下

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滕文公下

使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

夫獵追殺獸兎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史記蕭相國世家

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砥國乃絕耳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註

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前漢書陳湯傳

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

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録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

之貴從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前漢書霍光傳
功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者裦不檢前漢書王莽傳
先帝貴指蹤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後漢書荀彧傳
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勲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土先於平陽魏志荀彧傳註
愧未有瓜衍之賞宋書謝方明傳
夫塗秘蘭幽貞芳載越徽猷沈遠懋禮彌昭宋書王敬弘傳

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韓非子飾令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韓非子外儲說左

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嬴勝而屣蹻韓非子外儲說左

今世之祭井竈門戸箕箒臼杵者非以其神為能饗之

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為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淮南子氾論訓

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淮南子說林訓

高祖得天下賞羣臣之功蕭何為賞首何則高祖論功

比獵者之縱狗也狗身獲禽功歸於人羣臣手戰其猶狗也蕭何持重其猶人也王充論衡定賢篇

社土地之主也土地濶不可盡敬故封土為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長也穀衆不可偏祭故立稷神以祭之藝文類聚禮部社稷

夫功在不賞故庸勳之典葢闕施侔造物則謝德之塗已冥藝文類聚帝王部梁武帝令

如多百千諸有情類奉事王子晝夜精勤王子爾時隨

分資給衣服飲食卧具等事後登王位隨昔勤勞量所堪任重賜爵禄或主事業或主川原或主大城或主關防或主村邑或主軍戎波羅蜜多經卷五百八十三

喻林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喻林卷七十
七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貢生臣陳昌敘

喻林卷七十　　　明　徐元太　撰

君道門十

馭臣

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騑騑然持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鄭氏箋詩車舝

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史記滑稽列傳註

爵禄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前漢書梅福傳

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南史張裕永子環傳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為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蒙以五寸為

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

韓非子外儲說左

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莢不能進前也馬駻而走轡不能止也

韓非子外儲說右

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欲於馬者擅轡

策之制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王子於期為駙駕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韓非子外篇說右

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為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動之說也韓非子問辨

即亂亡之道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韓非子八

經右主道

昔者齊景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刼殺 韓非子難一

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

名審分是治之轡已

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於轡銜之際而緩急之於脣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執節於掌握之間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執

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蹻之姦止矣淮南子主術訓

騏驥騄駬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馬今治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禄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禄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淮南子主術訓

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湣王專用淖齒而死於東

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淮南子氾論訓

大尾小腰重不可摇棟橈榱壊臣為君憂焦氏易林大畜之遯

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揚子問道篇

次六臂膊脛如股脚䐜如維身之疾測曰臂脛如股臣大隆也太玄經第二爭

歴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

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痼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潛夫論忠貴

父母常失在不能已於媚子人君常過在不能已於驕臣哺乳太多則必掣縱而生痼貴富太盛則必驕佚而生過是故媚子以賊其軀者非一門也驕臣用滅其家者非一世也潛夫論忠貴

若鷹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

明忠　潛夫論

夫渚不可以致士渚則賢者難為清不肖者難為濁故賢者死於憂患而不肖者死於安樂也渚其臣卒以自渚渚主在上則潔士在下孰可致也夫上林之材非無惡木清渭之流非無濁波有道之朝非無佞臣顧明主之馭耳是以舜誅四凶賢類顯焉紂戮比干佞臣用焉此皆不渚之主也戮賢而近不肖其過也闇猶可悔也

以賢不肖而淆之其過也亂不可理也故秦以淆而亡

慎到曰得馭者調其駮失馭者逸其驥其是之謂乎天祿閣外史

去惡

騏驥易乘駑駘難習武侯十六策陰察

夫能御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臯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蔽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

至言難行也　王充論衡逢遇篇

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釡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釡也火不求水之姦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王充論衡非韓篇

人之釋溝渠也知其必溺身不塞溝渠而繕舡檝者知水之性不可闕其勢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姦君父猶水之性溺人也不教所以防姦而非其不聞知是猶不備水之具而徒欲早知水之溺人也溺於水不責水而

咎已者已失防備也然則人君刼於臣已失法也備溺不閼水源防刼不求臣姦王充論衡

非韓篇

操綱領以整毛目握道數以御衆才抱朴子外篇君道

御之以術則終始可竭也整之以度則參差可齊也嶷若閬風之渡霄而諸下不得以輕重料焉窮若玄淵之萬仞則近不能以少多重焉然則君之流源不窮而百僚之才力畢陳矣我之涯畔無外而彼之斤兩可限矣抱朴子外篇君道

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大臣貴擅亦當早圖黜其權也前漢書註梅福傳

言馬不良或奔或踶御之以道而致千里之塗李善註文選漢武帝詔

王者之御人臣猶人之御牛馬故以衡軛喻焉畢志其内未得騁其駿足也李善註文選曹元首六代論

明君之御人若履木而負重文選沈休文餞呂僧珍詩註

轡策靽縶之具設雖剛怒麤戾踶齧之馬若足拘靽縶

□御轡勒箠策必至則躡蹻循軌太平御覽兵部障泥

若郎不能為文書當御令史是為韋牛不可以服箱而當取辯於繭角也太平御覽職官部揔叙尚書郎

夫養將之法譬之養馬秣以高櫪習以戰馭長鞭策後金勒制前析施規矩任知進退太平御覽兵部障泥

敬臣

呦呦音幽鹿鳴食野之苹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音琴詩小雅鹿鳴

采菽采菽筐音匡之筥音舉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詩小雅采菽

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詩小雅采菽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毛詩鹿鳴

鹿得溸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毛詩鹿鳴註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毛詩湛露

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鄭氏箋詩伐柯

設九罭之網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其器以喻用尊重之大禮迎周公之大人是擬人各有其倫毛詩正義九罭

鹿既有草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相呼而共食以興文王既有酒食亦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召其臣下而共行饗燕之禮以致之毛詩正義鹿鳴

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燕樂之如鹿得草草以為美

食呦呦然鳴相呼以欵誠之意盡於此耳毛詩正義鹿鳴

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禮記學記

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孟子盡心上

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前漢書賈誼傳

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前漢書賈誼傳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屨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晉文春秋鳳陵屨解

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晉書向雄傳

次六五味穌調如美如大人之饔測曰味穌之饔宰輔事也太玄經第四竈

陛階增則堂髙輔位重則上尊蔡中郎集答災異

言何不為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陛級之事前漢書註賈誼傳

孝經曰天子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李善註文選東都賦

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文選東都賦

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貴其士故能成其治廣文選班固連珠

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為取友者存其所擇

而莫如已者亡 困學紀聞卷二書

體臣

卷耳文王遣使求賢而勞之以詩 詩說周南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毛詩四牡

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左傳昭公九年

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 左傳哀公六年

寡人之股掌之臣也 戰國策魏哀王

狐之有卿若身體之有手臂之用豈可暫輟於身 周書李賢

弟遠傳

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脅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脅有疾轉之股肱庸為去是人也說苑君道

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為去是身乎列女傳周昭越姬　列國楚

去讒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書牧誓

火炎不可嚮近尚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尚可刑戮絕之（孔氏傳書盤庚上）

哀今之人胡為虺蜴（音易）（詩小雅正月）

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詩小雅雨無正）

君子信讒如或醻（音酬叶市殺反）之（詩小雅小弁）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去聲）由言耳屬（音燭）於垣（詩小雅小弁）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詩小雅巧言

萋音妻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音泰甚　哆昌者反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音的與謀詩小雅巷伯

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於棘　營營青蠅止於榛詩小雅青蠅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詩小雅角弓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叶居奚反詩大雅瞻卬

采苓晉人諫獻公信讒之詩唐

防之有鵲巢卭之有美苕處勢自然喻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鄭氏箋詩防有鵲巢

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歴畝丘讒人欲譖大臣故從近小鄭氏箋詩小弁

者始鄭氏箋詩巷伯

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

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鄭氏箋詩巷伯

無踰越我居之里垣無損折我所樹之杞木以喻無干犯我之親戚無傷害我之兄弟毛詩正義將仲子

彼營營然往來者青蠅之蟲也此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乃變亂白黑不可近之當去止於藩籬之上無令在宮室之内也以興彼往來者讒佞之人也讒人喻善使惡喻惡使善以變亂善惡不可親之當棄於荒野之外無令在朝廷之上也毛詩正義青蠅

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左傳莊公二十八年

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論語陽貨

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何晏解論顔淵

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何晏解論衛靈公

且夫口三五之門也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國語晉

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焉君故生心雖竭譖焉避之晉國語

今大王譬若浴嬰兒雖啼無聽宰嚭之言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

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毁銷骨史記張儀傳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黄爵巢其顛故為人所羡今為人所憐前漢書五行志

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晉書王敦傳

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晉書王濬傳

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若社之有鼠也諺言有之曰社鼠不可熏去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是難去焉

晏子春秋問上

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荅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

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呂氏春秋離謂

水火相憎鼎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淮南子說林訓

一簧兩舌佞言諂語三姦成虎曾母投杼焦氏易林訟之乾

長舌亂國大斧破車焦氏易林蠱之訟

多言少實命鹿為駒焦氏易林蹇之遯

大斧破木讒佞敗國焦氏易林萃之復

腐臭何在青蠅集聚變白為黑敗亂邦國焦氏易林豊之咸

次五穀不穀失疏數衆麓毀玉 太玄經第四昆

言衆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美而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嫉妬忠正言已淫邪不可任用也 王逸註楚辭離騷經

臧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愬未嘗滅也垤成丘山汙為江河 王充論衡累害篇

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 曹子建集贈白馬王彪

昔人興讒言於青蠅譬利口於刃劒者以其黙素成緇刃劲傷物劉子傷讒

青蠅來往止於藩籬變白作黑讒搆毁間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前漢書註武五子傳

積毁銷金積讒磨骨文選江淹上書

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文選補樊宦官疏

都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悦已亦不可相文選劉廣子政杖銘

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廣文選曹子建矯志詩

言多令事敗器漏苦不容河潰蟻孔端山壞由猿穴涓涓江漢流天窻通冥室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廣文選孔文舉臨終詩

人有兩三心安能合為一三人成市虎浸漬解膠漆廣文選孔文舉臨終詩

竢時風之清激兮愈氛霧其如歷進雄鳩之耿耿兮讒紛紛而蔽之廣文選劉子政遠逝

浮雲陳而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忠臣貞而欲諫兮讒諛毀而在旁　廣文選東方曼倩初放

遠邪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易遯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易解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易夬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易姤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易解

履於不正與三相比三從下來附之如指之附足四有應在初若三為之拇則失初之應故必解其拇然後朋至而信周易正義解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書泰誓下

譬如匹夫之有婚妻曰予獨服在寢以自露厥家汲冢周書皇門解

薈音檝兮蔚音畏兮南山朝隮音躋婉兮孌兮季女斯饑詩國風候人

彼疏斯粺音敗胡不自替詩大雅召旻

無將大車周大夫有親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詩說王

鶖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鄭氏箋詩候人

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鄭氏箋詩正月

鳶鴟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為民害也鄭氏箋詩旱麓

維鵜鳥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以興小人之在朝可謂不亂其政乎言必亂其政毛詩正義候人

菀然而茂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故菀然茂盛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蔭皆無暑熱之患及其捋而采之其枝之葉劉然爆爍而稀疏不復能蔽蔭炎日則病此其下所息之民矣以興王有明德天下之民均得其恩若有羣臣放恣損王之德則困苦天下之民矣毛詩正義

桑柔

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左傳隱公六年

一薰一蕕十年尚有餘臭左傳僖公四年

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别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孔子家語

致思

藏動鼠聖人以防倿倖三墳氣墳

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也前漢書東方朔傳

昌邑王見狗冠方山冠龔遂曰王之左右皆狗而冠後漢書靈帝紀

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後漢書竇憲列傳

爾人之臣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後漢書虞延列傳

羣邪項領膏脣拭舌競欲咀嚼後漢書呂强傳

假豹姿於羊質騁梟心於狼性晉書石季龍下列傳

邪佞者宇宙之螟蟘王化之蝥賊也晉書劉聰傳

且彖顔色竊光寵勢等秋風氣同夏日魏書恩倖傳

小人難育朽棘不彫魏書趙脩恩倖傳

夫君子小人智計不同君子志於道小人謀於利志於道者安國濟人志於利者損物圖已道人者害國小人也忠良者捍國君子也臣見疾者詣道士則勸奏章僧尼則令齋講俗師則鬼禍須解璺諺則湯熨散丸皆先

自為也臣謂為國之本與療病相類療病當去巫覡尋華扁為國當黜佞邪用管晏南史郭祖深循吏傳

東郭有狗啀啀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愛君管子戒章

邪氣襲内正色乃衰管子形勢

且伐木不自其根則蘖又生也公何不去二子者毋使耳目淫焉晏子春秋諫下

商賈巧為販賣之利而屈為貞良邪臣好為詐偽自媚

飾非而不能為公方陸子輔政

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擺雲霽翳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覩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四方之晦冥陸子辯惑

海水雖大不受胔芥日月不應非其氣君子不容非其類也淮南子說山訓

昔趙高無過人之志而居萬人之位是以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盡失其瑟何膠柱之調也鹽鐵論相刺

犀銚利鉏五穀之利而閒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直繩姦邪惡直法鹽鐵論申韓

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閑也說苑雜言

陰霧作匿不見白日邪徑迷通使君亂惑焦氏易林復之鼎

次八赤臭播闗大君不閈克國乘家測曰赤臭播闗恐入室也太玄經第一閑

膏肓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闥清淨嬖孽不生茲謂政平夫膏肓近心而處阸鍼之不達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申鑒

雜言上

夫詆訾之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妒者噬賢之狗也人君内秉伐賢之斧權噬賢之狗而外招賢欲其至也不亦悲乎潛夫論潛歎

有獲狐者則命之曰制爾以媚有獲虎豹者則命之曰

制爾以猛有獲梟者則命之曰制爾以逆天禄閣外史田獵

言蓬蒿蕭艾入御房中則馬蘭之草踸踔暴長而茂盛也以言佞諂見親近則邪偽之徒踊躍而欣喜也王逸註楚辭七諫

天狼星名以喻貪殘曰為王者王者受命必誅貪殘故曰舉長矢射天狼言君當誅惡也王逸註楚辭九歌

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賢者升用而小人誅

滅矣前漢書註楚元王傳

凶邪亂正亦猶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穆穆楚戮貴鄙而王道洽也李善註文選陸士衡演連珠

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覩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文選陸機演連珠

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補文選武生盥盤銘

一盜不誅害在穿窬修譽不誅害在詞主意林阮子

蒺藜在田良苗無所措其根佞邪在朝忠直無所措其身意林鄒子

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葢桂味辛螫故也埤雅卉物門桂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陰符經上篇

譬如惡馬具性剛戾能令乘者至嶮惡處海空智藏經持誡品

如栴檀林栴檀圍遶不雜伊蘭如無熱池香流德水無諸醎味王遠惡人亦復如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二

喻林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喻林卷七十一

明 徐元太 撰

君道門十一

求士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易同人

九五以杞包瓜易姤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書舜典

蒹音兼葭音加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遊從之宛在水中坻詩國風蒹葭 山有苞櫟音歷隰有六駁音剝未見君子憂心靡樂 山有苞櫟音歷隰有六駮音剝未見君子憂心靡樂

之道阻且長遡遊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遊從之宛在水中沚詩國風蒹葭

鴥音聿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 山有苞櫟音歷隰有六駮音剝未見君子憂心靡樂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詩國風晨風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妻音娶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詩國風衡門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音笊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叶五教反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音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音看

詩小雅南有嘉魚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毛詩南有嘉魚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毛詩卷阿

何必河之魴然後可食取其口美而已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已君任臣何必至人亦取忠孝

而已鄭氏箋詩衡門

視彼阪由墝埆之地有菀然其茂特之苗以興視彼空谷側陋之處有傑然其秀異之賢然天之以風雨動揺我特苗如將不我特苗之能勝言風雨之迅疾也以喻王之以禮命徵召我賢者如恐不我賢者之能得言禮命之繁多也毛詩正義正月

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且草可財也如艾而東之其地必宜五穀高山多林必有怪

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民亦如之君察之此可以見器見才矣大戴禮記四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孟子萬章下

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國語越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之廏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驥騄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食粱肉豈

有毛嬙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戰國策齊襄王

周有砥厄宋有結緑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王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凋榮也戰國策秦昭襄王

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

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前漢書蒯通傳）

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前漢書梅福傳）

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後漢書李固列傳）

選利器於良材求鎮鄒於明智後漢書崔駰列傳

夫物以遠至為珍士以稀見為貴槃木朽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後漢書循吏列傳

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馬皇皇而更索魏志任城王傳

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天何況於真蜀志秦宓傳

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吳志孫吳傳註

夫賢才之畜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斵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衆形

得矣是以人主必勤求賢而佚以任之也晉書阮种傳

四門開闢英彥鳧藻收春花於京輦採秋實於巖藪晉書應詹傳

空谷流縶維之詠丘園旅束帛之觀晉書龔玄之傳

吾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鄰晉書馮跋記

窮谷無白駒之倡喬岳無遺寶之嗟豈特羅飛翮于垂天網沈鱗于溟海宋書武二王彭城傳

必欲探援潛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

口之下宋書王微傳

豈有欲見大厦而遺其棟梁者哉宋書王曇首傳

功照千里非特燭車之珍德柔鄰國豈徒祕璧之貴宋書謝莊傳

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闕下委裘河上梁書王暕傳

剖蚌求珍搜巖採幹野無投綸朝盈逸翰魏書段承根傳

世求名駿行地能致千里時愛奇寶照車遂有徑寸陳書蔡景歷傳

至於旁求俊乂爰逮側微用道和羹是隆大厦陳書後主紀

今雖唐虞君世俊乂盈朝然修大厦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隋書李德林傳

采荆南之杞梓收會稽之箭竹隋書經籍四志

收杞梓之才闢康莊之館隋書潘徽文學傳

蕫與羣才共康㢠績而彙茅寂漠投竿罕至豈美璞韜采未值良工將介石在懷確乎難拔北史隋本紀下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

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衛子守道

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綢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禄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太公六韜文師

夫寒温之變非一精之所化也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海水廣大非獨仰一川之流也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為也鶡冠子道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莊子庚桑楚

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墨子尚賢上

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墨子尚賢中

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聽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我善也墨子貴義

求馬黄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黄黑馬不可致公孫龍子白馬論

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倀倀荀子成相

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

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呂氏春秋觀世

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故賢者之致功名也比乎良醫而君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呂氏春秋察賢

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為之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為之莽莽也故亡國非無智

士也非無賢者也其主無由接故也呂氏春秋知接

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纒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証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

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呂氏春秋貴當

澤有無水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賈子新書大政下

渚澤有枯木而國無枯士矣賈子新書大政下

有相馬而失馬者然良馬猶在相之中淮南子說山訓

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

禮不可以得賢淮南子說林訓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孔叢子抗志

以言舉人若以毛相馬鹽鐵論利議

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

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自至也

說苑尊賢

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蘩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

說苑君道

古者驊騮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嗇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說苑尊賢

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說苑尊賢

夫劍產于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以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新序雜事一

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新序雜事五

東求金玉反得弊石焦氏易林家人之否

次六大開帷幕以引方客測曰大開帷幕覽衆明也太玄

經第一童

次五龍下于泥君子利用取嬰遇庸吏測曰龍下于泥陽下陰也太玄經第五內

士不輔而求霸猶病者不用醫而求愈也天祿閣外史受餽

夫士國之幹也木無幹則根抵朽壞而葉無所依國無士則綱紀陵夷政教蕩然而民無所附故賢王之待士不可苟也天祿閣外史留賢

得其士則利不得其士則替故諸侯之不可失士猶嬰

兒之不可失乳也失乳而生者有矣未有失士而利者也臣聞陳軫云夫諸侯以士為體故動無異形以士為心故謀無異慮好士者如飲甘羮擇士者如調亂絃此言士之重于諸侯也天禄閣外史士論

昔鄭人有膏肓之疾三年而不出戶或告之曰子之疾危矣求良醫以瘳之可乎曰市無良醫何以求為曰有良醫者在于楚子以百金致之彼必不遠千里而赴鄭人果得楚之良醫以瘳其疾是醫者未甞求疾而治也

醫在而疾者求之耳然則為士者亦諸侯之求之也豈求諸侯而交與吾受晉王之聘猶楚醫受鄭人之金也鄭人得之而瘳疾晉王得之而不瘳吾豈不若楚人之醫乎亦信與不信也天禄閣外史董卓

山林藪澤士之與鳥獸羣而棲者也故獵士則强獵禽則荒惟賢王能得其士而失其禽庸主能得其禽而失其士夫士國之雄也其潛隱於藪澤之間亦欲望賢王之獵也今王輕千乘而為此遊將欲獵士乎抑欲獵禽

乎獵士則士必振羽翼而爭投于王之羅獵禽雖鸞鳳騶虞不能益於國也王何不念賢士之藪澤張仁義之網羅而田獵哉昔文王獵于渭國人皆以文王為獵禽也而不知惟士之獵故一獵而得呂尚天下稱明焉今以王之賢而不效文王之獵宜士之不遊于國也天祿閣外史諫獵

人皆知求良醫以治病人君不知求賢臣以治國呂氏春秋察賢解

聘賢求士猶嫁娶之道也未有自嫁之女出財為婦故女慕財聘而達其貞士慕玄纁而達其名以禮聘士而其國乃寧矣武侯十六策舉措

夫柱以直木為堅輔以直士為賢直木出於幽林直士出於衆下故人君選舉必求隱處武侯十六策舉措

夫治國猶於治身治身之道務在養神治國之道務在舉賢是以養神求生舉賢求安武侯十六策舉措

舍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羨隆平

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虬之天飛者雲霧之偕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騄哉抱朴子外篇貴賢

藥以除疾猶明君求賢以祛蔽也太玄經第五沈解

國之需賢譬車之恃輪猶舟之倚檝也車摧輪則無以行舟無檝則無以濟國之乏賢則無以理國之多賢如託造父之乘附越客之舟身不勞而千里可期足不行

而蓬萊可至朝之乏賢若鳳虧六翮欲望背摩青天臆衝絳煙終莫由也劉子薦賢

夫連城之璧瘞影荆山夜光之珠潛輝鬱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行揚聲於章華之臺炫燿於綺羅之堂者蓋人君之舉也賢士有脛而不肯至者蠹才於幽岫腐智於柴蓽者蓋人不能自薦未有為之舉也劉子薦賢

今忌人之細短忘人之所長以此招賢是書空而尋跡披水而覔路不可得也劉子妄瑕

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釣弋之術或未盡也 文選曹植求自試表

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 文選任彥升薦士表

豈薪櫍之道未弘為網羅之目尚簡 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

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虵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兹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絶跡一舉千里也 文選曹植

與楊德祖書

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文選孔融論盛孝章書

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文選陸士衡演連珠

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補文選郎顗消弭書

磁器引鐵於金不連大朝舉士愚不聞焉廣文選曹子建矯志詩

桂林生於五嶺杞梓出於南荆夫以卉木之盛猶載在方志況千里之朝懷其良彦而使人滯於常流莫登于龍津者乎廣文選庾仲初薦唐災牋

聽決價而貿玉者無楚和之名因近習而取士者無伯王之功故璵璠之為寶非駔儈之術也伊吕之佐非左右之舊廣文選班固連珠

景公曰吾欲霸諸侯若何晏子曰官未具也臣聞仲尼處陋巷廉隅不正則原憲侍志意不通則仲由侍德不

長則顔回侍今君未有能侍故未具也意林晏子

夫三光懸象式揚天德岳瀆山澤廣開地道賢人顯進實興聖治藝文類聚人部隱逸下書

賢人為德體自然也故語曰黄金累千不如一賢藝文類聚

人部賢

黄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為號令執政者垢去土解清治者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能

遠者也驅羊數萬羣是能善牧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於是依二夢之占而求之得風后于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事文類聚夢世說

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己而笑寤而占曰鼎為和味俎者割裁天下豈有人為吾宰者哉事文類聚夢世說

得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必騰躍天路出觀聖世太平御覽治道部薦舉下

夫採名珠求之於蚌欲得名士求之於文學或剖百蚌

不得一珠不可捨蚌求之於魚或百文學不出奇士不可捨文學求之於斗筲也由是言之蚌乃珠之所藏文學亦士之塲矣太平御覽職官部王文學

傾嵩搜寶髙羅九霄慶雲集矣鸞鴐三招初學記居處部宅

以小釣釣川而擒其魚中釣釣國而擒其萬國諸侯初學記武部漁註

恢燿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本宜紆髙世之逸何氏語林樓逸沈約宋書

致士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易解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音蚌萋萋音妻雝雝喈喈叶居奚反 詩大雅卷阿

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駃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 毛詩晨風

註

山之櫟隰之駮皆其所宜有也賢者亦國家所宜有之 鄭氏箋詩晨風

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鄭氏箋詩南有嘉魚

鴥然而疾飛者彼晨風之鳥也鬱積而茂盛者彼北林之木也北林由鬱茂之故故晨風飛疾而入之以興疾歸於秦朝者是彼賢人能招者是彼穆公穆公由能招賢之故故賢者疾往而歸之毛詩正義晨風

南方有樛然下垂之木甘瓠之草得上而纍蔓之以興在位有下下之君子故在野賢者得往而歸就之言君

子之下下猶樛木之下垂賢者所以往矣毛詩正義南有嘉魚

有卷然而曲者之阿則飄風從南長養之方來入之以興王有降屈之意則賢者懷其撫養之德來就之阿以岸曲而來風猶王以體屈而致賢也毛詩正義卷阿

鳳凰往飛之時翽翽其羽為聲亦與衆鳥集於所止鳳凰所在衆鳥慕而從之故鳳凰亦與之同止以興賢者來仕之時亦與衆羣士集於君朝賢者所在羣士慕而就之故賢者亦與之同朝得大賢而致羣士猶鳳凰飛

而來衆鳥毛詩正義卷阿

鳳凰與衆鳥俱集所止猶賢者與羣士俱在王朝衆鳥慕鳳猶羣士慕賢毛詩正義卷阿

郭隗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

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戰國策燕昭王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産於秦而願忠者衆史記李斯傳

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前漢書路温舒傳

潛虬聳鱗佇利見之期翔鳳弭翼應來儀之感宋書武三王江夏傳

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爲數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管子小問

北面而事之則伯巳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巳者至人趨巳趨則若巳者至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厮役者至樂嗟若咄則徒隷之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人者謂之雋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鶡冠子博選

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說苑君道

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

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說苑尊賢

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說苑尊賢

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螳蜋之怒而勇士死之葉公好龍而龍爲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頃列女傳周列國齊孤逐女

南山高岡麟鳳室堂焦氏易林蠱之兊

江水沱汜思附君子焦氏易林遯之巽

曾王愛玉有楚人持玉鼎以進曰此荆山之美玉也君能愛乎曾王笑曰寡人聞荆山之玉卞和得之而獻楚王其後也秦人復得之奚其為荆山乎夫地不再産胡能復得邪楚人曰夫荆山之所生者非特和氏之一璧也君何以荆山為無玉乎荆山之鼎楚産也而君疑之若夫璵出于曾昔有倚頓得之以為皃杯其妾視之誤毀諸地是曾璵無倚頓之杯久矣今有人持璞璵以進

君亦以為魯無璵璠可乎夫地之所産不盡出玉之所藏不盡用也豈惟荆魯之玉為然哉若魯國賢士之藪也今君以為地不再産則展禽之後魯無孔子孔子之後魯無顔淵顔淵之後魯無閔損閔損之後魯無子羽子羽之後魯無桼非桼非之後魯無曽點曽點之後魯無子思子思之後魯無孟軻孟軻之後魯無叔孫通戚麟髙堂生孔安國韋賢疏廣匡衡曹褒之屬矣是今之生于魯國者皆魯璵之沙也遊于魯國者皆荆山之石

也奚玉之為臣請完鼎而返楚無使魯庭有刖足之刑而荊山有泣玉之士也魯王慚乃命左右以千金價之左右曰昔者燕昭王以千金致士今君以千金致玉臣恐天下懷寶之士皆以昭王之臺而笑矣天祿閣外史玉論

魯王得楚人之玉謂張衮曰昔卞和獻玉于楚王楚王却又刖其足以示衆夫却玉不明也刖士不仁也今寡人好玉楚人以荊山之玉進寡人賞以千金是卞和不幸而遇楚王也由此觀之寡人其優乎張衮對曰王不

如也魯王曰何為不如曰臣以為楚王之明也故不如夫得玉不足以强國王知之乎知强國者不以玉則楚王之却不可謂不明也刖士而絶佞人不可謂不仁也當是時使和氏進一荆山之士于楚王則亦不待三獻而三却也况刖之乎今魯國之士抱器而進于王非特楚人之玉也而王不賞之獨何與王自以為遇玉之禮過於楚王待楚人之禮過於和氏而不知王之戮于天下士也有甚于刖足士之抱器而嘆亦有甚于和氏者

乎何王之明于玉而闇于士也故曰臣以為王不如也魯王勃然變色而言曰子何以寡人訕也寡人好士築五丈之臺而延賓客叔度不至寡人聘之叔度至寡人饗之何謂不遇哉曰王之遇叔度特楚人之遇耳遇楚人而猶寵其玉今遇叔度而不能寵其道可謂遇乎哉 天祿閣外史重賢

言鳥獸相呼雲龍相感無不應其類而從其耦傷君獨無精誠之心以動賢也 王逸註楚辭七諫

言君不能以禮敬聘請賢者猶以直鍼釣魚無所能得也（王逸註楚辭七諫）

言神龍將舉陞天則景雲覆而扶之輔其類也言君好賢士則英俊往而並集也（王逸註楚辭七諫）

羣臣歸君若輻之輳轂（淮南子主術訓解）

徒英而不雄則雄材者不伏也徒雄而不英則智者不歸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得能役英與雄役英與雄故能成

大業也 劉邵人物志英雄

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親戚樂之如塤篪歆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滞水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

徐幹中論亡國

且莽之爵人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之桎梏而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則以綸組為縄索以印佩為鉗鐵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為辱故

明王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茍得其軀而不論其心也斯與籠鳥檻獸無以異也徐幹中論亡國

賢者之視我容貌也如魍魎臺殿也如狴犴采服也如衰經紘歌也如號哭酒醴也如滫滌肴饌也如糞土從事舉措每無一善彼之惡我也如是其肯至哉徐幹中論亡國

垂餌香則鱣鮪來懸賞厚則果毅奮抱朴子外篇安貧

臣之附君如水之趨川也太玄經第三應解

競收杞梓爭采松竹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

無亭菊文選袁宏名臣序贊

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文選鄒陽上書吳王

燕王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文選孔融論盛孝章書

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

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

士希光而景附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文選陸士衡辨亡論

使夫廉髙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内文選曹元首六代論

賢捂不可以色貌誘之猶張羅恤鳳施穽誘麟意林周生列子

夫珠生於南海玉出於須彌無足而至者人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以人不好也太平御覽珍寶部玉下

臨江有釣不獲一鱗非江魚之不食以其所餌之者非也是以君子慎舉擢太平御覽鱗介部魚下

喻林卷七十一